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吴语研究卷

吴声哉韵

陈忠敏 陶寰 编选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吴语研究卷

吴声哉韵

陈忠敏 陶寰 编选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声越韵/陈忠敏,陶寰编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吴语研究卷)

ISBN 978 - 7 - 100 - 15480 - 2

I. ①吴… II. ①陈… ②陶… III. ①吴语—方言研
究—文集 IV. ①H17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81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吴声越韵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吴语研究卷

陈忠敏 陶 璞 编选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480 - 2

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9.25

定价:80.00 元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追溯起来,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迄今一百年;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则成立于1925年。1950年代之后,汇聚学界各路精英,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年)、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学科体制更形多元、完整,教研力量更为充实、提升。

百年以来,复旦中文潜心教学,名师辈出,桃李芬芳;追求真知,研究精粹,引领学术。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勇于开辟及突进,推展了知识的领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之间尊重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承续前贤的精神,持续努力,成绩斐然,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希望承而能创,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

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我们编纂本丛书,意在疏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其中的文字,有些已进入学术史,堪称经典;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

回顾既往,更多是为了将来。我们愿以此为基石,勉力前行。

陈引驰

2017年10月12日

出 版 说 明

本书系为庆祝“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所策划的丛书《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源流，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作者语言表述、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原则上不作改动，以保持文稿原貌。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特此说明。

编辑部

2017 年 11 月

目 录

上 海 方 言

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	许宝华	汤珍珠	003	
上海方言的共时差异	许宝华	汤珍珠	汤志祥	028
上海市区与近郊方言的比较研究	邵慧君	041		
上海城市方言疑问句式使用情况的社会语言学调查	平悦铃	067		

吴语概论及吴语语法

吴语形成的历史背景

——兼论汉语南部方言的形成模式	潘悟云	081
吴语里的反复问句	游汝杰	099
SOV 完成体句和 SVO 完成体句在吴语中的接触结果	钱乃荣	124
吴语札记	张惠英	132
吴语“V-脱”中的“脱”	范 晓	198
吴语“指示词+量词”的省略式	杨剑桥	212
天台话的几种语法现象	戴昭铭	214
吴语人称代词的范式、层次及其合音现象	陈忠敏	232

吴声越韵

吴闽语比较二则	陶 寰	260
汉语吴方言的“处所成分—指示词”演化圈 ——兼从语言类型学看指示词的词汇更新	盛益民	267

其他吴语方言点语音研究

宁波方言(老派)的单字调和两字组变调	汤珍珠 游汝杰 陈忠敏	305
浙江台州方言中的嘎裂声中折调	朱晓农	321
On Language Change: A Case Study of Morphosyntactic Diffusion	张洪明	328
吴语 f 的音系地位	沈钟伟	350
宣州片吴语古全浊声母的演变	蒋冰冰	366
降峰双元音是一个动态目标而升峰双元音是两个目标: 宁波方言双元音的声学与发音运动学特性	胡 方	378
论清浊塞音的发音协调机制 ——以上海话为例	马 良 陈忠敏 魏建国	413

吴语文献

现代上海市区方言的多种来源与方言岛理论	石汝杰	425
吴语早期文献所见的“等”字句	郑 伟	445
编后记		460

上海方言

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

许宝华 汤珍珠

一、说 明

上海话属吴语系统，位于吴语方言群的东北端，是吴语有代表性的地点方言之一。

上海居民中，外地人要比上海本地人多得多，由于五方杂处，上海话不能不受到其他方言特别是邻近吴语地点方言的影响，因而在同其他方言平行发展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复杂的内部差异。调查研究这样一个方言的发展变化，对汉语方言学和推广普通话工作来说，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961年我们对上海（市区）方言进行了一次较广泛的调查，本文就是根据这次调查所得的一部分材料整理而成的。

由于上海方言的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为便于比较分析起见，必须选择一处的语音作为出发点。经过考虑，我们选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所播的上海话为代表。因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沪语组播音员所说的上海话具有较大的普遍性。本文“上海音系简述”中所述的就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沪语组播音员的语音系统。

为了进行较深入的调查，我们曾按上海市区的行政区域分为12个调查区进行调查。这12个调查区是：黄浦区、南市区、静安区、普陀区、杨浦区、闸北

吴声越韵

区、虹口区、徐汇区、卢湾区、长宁区、闵行区、吴淞区。每个区里调查点的数目不一。调查点的总数为 27 个。

在物色调查对象时，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年龄的差别。结果表明，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最明显的表现在人的年龄差别上。如虹口区和徐汇区的两家祖孙三代的语音就有相当大的不同。

本文“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根据调查材料，结合《现代吴语的研究》，分 8 个问题来说明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和它近几十年来的变化。

本文“结语”只是在比较分析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之后提出的一点看法，并不是理论性的概括。

本文“附表”是关于上海方言内部差异的一些具体材料，“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就是从这些具体材料中归纳出来的。地区栏内所注的“(老年)(中年)(青年)”，是说例字栏内的音是××区的某一老年或某一中年、青年发的，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区的全体老年或中年、青年。

二、上海音系简述

声母(共 27 个)：

p 帮布比	p' 滂派片	b 並盤白	m 明米門	f 非方分	v 奉文微
t 端到多	t' 透讨土	d 定头夺	n 南怒 <u>你</u>	l 来路连	
ts 糟招焦	ts' 仓昌枪			s 散扇线	z 从虫齐
tc 九经结	tc' 丘轻缺	dz 旗穷极	n 泥女涅	c 戏虚血	
k 高故公	k' 开靠空	g 共葵环	ŋ 硬牙岳		
θ 鸭衣乌迂				h 化灰欢	f 鞋移胡雨

零声母限于阴调类字。开始时带喉塞音，入声字更为明显。f 代表同后面元音同部位的浊擦音，限于阳调类字。

韵母(共 42 个):

1 资知主	i 衣鸡喜	u 乌吴路	y 颀居余
	ii 烟尖鲜		
a 拉柴芽	ia 野借雅	ua 快怪坏	
o 华车茶	io 鞠		
ɔ 祜桃老	iɔ 表条桥		
ɤ 斗丑走	iɤ 流酒旧		
ɛ 雷来兰	iɛ 念 <u>也械</u>	ue 规关晚	
ø 干岸醉		uø 官碗换	yø 软权县
əl 而 <u>儿耳</u>			
ã 张庚冷	iã 央想蒋	uã 横	
ã 党桑浪		uã 光黄况	
əŋ 根耕身	iŋ 兵民林	uəŋ 温魂困	yəŋ 群云孕
oŋ 公共中			yoŋ 穷兄用
aʔ 辣法鸭	iɑʔ 脚药确	uaʔ 括	
oʔ 北各木	ioʔ 沿局肉		
əʔ 舌佛突	iəʔ 吃	uəʔ 骨活刮	yəʔ 决血月
	iiʔ 笔密结		

m、n、ŋ能自成音节,限于白话音。如“姆”_𠂇 m,“𠀧奶”_𠂇 n⁵³-_𠂇 55 na¹⁴-_𠂇 31”(祖母)的_𠂇 n,“鱼”_𠂇 ŋ²³。

声调(共 5 个):

平声	53	刚知专
阴去	34	古展正
阳去	14	穷柱备
阴入	5	急曲黑
阳入	<u>12</u>	岳局合

吴声越韵

声韵调的配合关系

(1) 声母韵母配合关系表

声母 \ 韵母	开		齐		合		撮	
	1	其他	i	i-	u	u-	y	y-
p p' b m		怕	米	兵	布			
f v		方	飞		夫			
t t' d n		单	低	条	土			
l		来	李	料	路			
ts ts' s z	纸	庄	妻	消	租			
tç tç' dz ñ ç		鸡	浇		火			
k k' g ñ h		高矮		乌	快			
ø		移	要		挖		迂	月

p组声母除 u 韵外,不跟其他合口韵和撮口韵相拼。

f组声母除 i、u 韵外,不跟其他齐齿韵、合口韵、撮口韵相拼。

t组声母除 u 韵外,不跟其他合口韵、撮口韵相拼。

l声母和 ts 组声母除跟开合(限 u 韵)相拼外,也跟齐撮(限 y 韵)相拼。

tç 组声母只跟齐撮韵相拼。

k组声母(包括 h 声母)只拼开合,不拼齐撮。

零声母和 ø 声母跟开齐合撮各韵都相拼。

ø韵只拼 ts 组声母。

æl 韵只有零声母字。

(2) 声母、声调配合表

声母 \ 声调						平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1	其他	i	i-	u					
p p' f t t'			帮		胖				福	
ts ts' s tç tç'										
ç k k' ñ h										
m n l ñ ñ										
b v d z										
dz	g	ñ								

清音声母都是阴调类字。

全浊声母都是阳调类字。

次浊声母阴调类、阳调类字都有。

三、上海方言的内部差异

f、hu, v、ħu 的分混

上海话 f、hu, v、ħu 的分混问题上, 目前有 4 种派别:

第一派完全分 f-、hu-, v-、ħu-。如“夫” \subset fu、“呼” \subset hu, “父”vu \supseteq 、“户”ħu \supseteq , “分” \subset fəŋj、“昏” \subset ħuəŋj, “方” \subset fa, “荒” \subset ħuā, “文”vəŋj \supseteq 、“魂”ħuəŋj \supseteq 。

第二派完全不分 f-、hu-, v-、ħu-, 清音都读成 f- 或 hu-, 浊音都读成 v- 或 ħu-。如“夫” \subset fu、“呼” \subset fu, “父”ħu \supseteq 、“户”ħu \supseteq , “分” \subset fəŋj、“昏” \subset fəŋj, “方” \subset fa, “荒” \subset fa, “文”vəŋj \supseteq 、“魂”vəŋj \supseteq 。

第三派 u 韵前不分 fu、hu, vu、ħu, 其他合口韵字分 f-、hu-, v-、ħu-。如“夫=呼” \subset fu(其中只有“火”字, 有些人读 hu \supseteq), “父=户”vu \supseteq , 也有人读成 ħu \supseteq ; “方” \subset fa \neq “荒” \subset ħuā, “文”vəŋj \supseteq \neq “魂”ħuəŋj \supseteq 。

第四派 u 韵前清音分 fu、hu, 浊音不分 vu、ħu, 其他合口韵字分 f-、hu-, v-、ħu-。如“夫” \subset fu、“呼” \subset hu, “父=户”ħu \supseteq ; “方” \subset fa \neq “荒” \subset ħuā, “文”vəŋj \supseteq \neq “魂”ħuəŋj \supseteq 。

《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所记的上海音是“旧派 ‘h(u)、f 常混(忽=拂), ‘w、v’常混(王=房), 新派不大混”。这两派依然存在, 相当于现在的第一、第二派。

尖团音的分混

上海话一向分尖团音, 这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有记录, 可是现在的上海话情况就不同了。老年人几乎全部能分, 中年人已有分化, 有的分, 有的不分, 有的人基本上不分, 只有少数字还保留尖音, 青少年一代则差不多全部不分。

吴声越韵

这个趋向说明上海话正在朝不分尖团的方向发展。如虹口区和徐汇区两家的祖孙三代，都是上两代分尖团，第三代不分。如：

第一代 九 tɕiɣ^ɿ ≠ 酒 tsiv^ɿ 丘 tɕiɣ^ɿ ≠ 秋 ts'iɣ 休 cɪɣ^ɿ ≠ 修 sɪɣ^ɿ

第二代 九 tɕiɣ^ɿ ≠ 酒 tsiv^ɿ 丘 tɕiɣ^ɿ ≠ 秋 ts'iɣ 休 cɪɣ^ɿ ≠ 修 sɪɣ^ɿ

第三代 九 tɕiɣ^ɿ = 酒 tsiv^ɿ 丘 tɕiɣ^ɿ = 秋 ts'iɣ 休 cɪɣ^ɿ = 修 sɪɣ^ɿ

ɛ 韵的分类

上海话的 ɛ 韵字可以分成 4 派。以“雷、来、兰”为例。

第一派 雷 le^ɿ ≠ 来 lɛ^ɿ ≠ 兰 lɛ^ɿ

第二派 雷 le^ɿ = 来 lɛ^ɿ ≠ 兰 lɛ^ɿ

第三派 雷 le^ɿ ≠ 来 lɛ^ɿ = 兰 lɛ^ɿ

第四派 雷 le^ɿ = 来 lɛ^ɿ = 兰 lɛ^ɿ

第一派把 ɛ 韵字分为 3 类，大部分是老年人，中年以下很少有这样的分法。在老年人中因地区差别而有不同。接近郊区的如徐家汇、虹口比较稳定。市中心的老年人中虽然也有分 3 类的，但系统很不整齐，尤其是 E 韵字，大都已归入 e 或 ɛ 韵，留下的为数不多。有的老年人已干脆分为 e、ɛ 两类，过渡到了第二或第三派。

第二派和第三派的势力比较大，不论男女老少和地区差别，都分为 e、ɛ 两类，所不同的只是两个韵类所包含的字数多少而已。目前在部分中年和青少年的口音里，许多 e 韵字读成 ɛ 韵，也有些 e 韵字摇摆于 e、ɛ 之间，本人都把握不定，可见正在向第四派过渡。

第四派只读 ɛ 韵一类，部分中年人和大多数青少年都属于这一派。

从调查材料看，第一派的读音是比较老的，第四派的读音是新起的，第二、三派正处于过渡阶段。《现代吴语的研究》提到“旧派来=雷≠兰，新派雷≠来=兰”。当时的旧派相当于现在的第二派，当时的新派相当于现在的第三派。现在的一派 3 类分法，那时肯定是有，大概由于未作全面调查而没有发现，现在的第四派在当时可能还没有产生。现在如果也要以新旧来分派别的话，那

末,第一派是旧派,第四派是新派,第二、三派可以说是旧派向新派的过渡。

ε 、 \emptyset 两韵的读音

上海话 ts、ts'、s、z 的 ε 和 \emptyset 韵字,有一部分相当于普通话 ts、ts'、s 和 tʂ、tʂ'、ʂ、ʐ 的 uei 韵字,如“最、翠、岁、追、炊、税、锐”等,其中除了“嘴、吹、水”三字上海白读为 1 韵外,其余字的读音不很稳定。有人读 ε ,有人读 \emptyset ,有些字在同一个人的口里有时读 ε ,有时读 \emptyset ,有时 ε 、 \emptyset 互读。从这次调查的结果看,虽然找不出年龄或地区上的特点,不过总的趋向是明显的,大部分字现在读 \emptyset 韵,其中只有“碎”字的读音比较统一,在 27 个调查点中,仅两处读 \emptyset 韵,其余各点都读 ε 韵,并且比较稳定。

目前 \emptyset 韵的读音占优势,很可能是受普通话的影响。这些字普通话都是合口字,发音时嘴唇略呈圆形,上海话由 ε 到 \emptyset ,由平唇到圆唇,虽然还保持单元音,但已可以看出其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向。青少年中受普通话影响较大的,已把 \emptyset 韵读成 ue 韵了。

ue、uø 韵的分混

上海话的 ue 韵如“规、关、亏、挽”等和 uø 韵如“官、灌、宽、碗”等在分类上有 4 种派别:

第一派 规ue≠官ue≠关ue

第二派 规ue≠官ue≠关ue

第三派 规ue=官ue≠关ue

第四派 规ue=关ue≠官ue

这两韵的分类跟 ε 韵的分类一致。因为 ue 韵是 ε 韵的合口。 ε 韵的分类是第一派的,在 ue 韵的分类上不是第一派就是第二派。 ε 韵的分类是第二、三派的,ue 韵也属于第二、三派。 ε 韵的分类是第四派的,ue 韵也是第四派。uø 韵在不同的派别中有不同的念法,第一派读 ue, 独立成韵;第三派读 ue, 与 ue 韵合流。

第一派的分类方式,只保留在少数老年人口里,第二、三派的较多,第四派大部分是中年以下。第二、四派中有部分的 uø 韵字读成 ø 韵,失去了 u 介音。

吴声越韵

i、ii 的分混

上海话的 i 韵相当于普通话的 i 韵如“衣、移”等，上海话的 ii 韵相当于普通话的 ian 韵如“烟、盐”等。这些字在一些上海人读来完全同音，都读成 i 韵，如“衣=烟”_{ci}，“移=盐”_{hi}²。

i 和 ii 的分韵在老年和中年之间比较普遍，青年也有一些。i 和 ii 合为一韵，在青少年中比较普遍，老年和中年也有一些。《现代吴语的研究》中上海音分 i、i，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产生了 i、ii 合流的现象；其情况与尖团音相似，即使是同一家庭，往往是老年人分，青年人不分。

yoŋ、yəŋ 的分混

上海话的 yoŋ 相当于普通话的 yoŋ，如“穷、用、兄”等，上海话的 yəŋ 韵相当于普通话的 yn，如“群、云、孕”等。这两韵的分类有下列 4 种情况。以“穷、群、用、晕”4 字为例：

	穷	群	用	晕	
一	dzyoŋ ²	dzyəŋ ²	hyoŋ ²	hyəŋ ²	一类读 yoŋ，一类读 yəŋ
二	dzyoŋ ²	dzyoŋ ² /	hyoŋ ²	hyoŋ ² /	一类读 yoŋ，一类 yoŋ/yəŋ 互读
		dzyəŋ ²		hyəŋ ²	
三	dzyoŋ ²	dziŋ ²	hyoŋ ²	hiŋ ²	一类读 yoŋ，一类读 iŋ
四	dzyoŋ ²	dzyoŋ ²	hyoŋ ²	hyoŋ ²	两类都读 yoŋ

第一、二、四种读法势力均衡，只有第三种的读法限于文化程度较低或老年人的口音。

声调的分类

上海话的声调，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分 7 或 6 类未定，现在一般都分为 5 类，靠近郊区的分 6 或 7 类，还有绝小部分的老年人分为 8 类。现在把这 4 种情况分述如下：

(1) 5 种调类 这种读音在上海最普遍，具有代表性。

阴平 53 阴去 34 阳去 14 阴入 5 阳入 12
东冬 董冻 同动洞 督 独